



Boule de Suif

羊脂球

(法)莫泊桑◎著 田毅◎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羊脂球

(法)莫泊桑 著

田 毅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莫泊桑著;田毅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500-0954-7

I. ①羊… II. ①莫… ②田…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382 号

YANGZHIQIU

羊脂球

(法)莫泊桑 著 田毅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4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0954-7

定价 2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10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莫泊桑，法国伟大的小说家。一八五〇年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年轻时曾得到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指导。在这位大师的指导下，他的小说写作技巧日益成熟。莫泊桑初次显示他那纯熟的写作技巧是他在一八七九年写的中篇小说《羊脂球》，这部小说当时是收在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中篇小说集《梅塘晚会》中。在此之后，莫泊桑就以写作为生，一直到一八九三年逝世。尽管他的写作生涯并不太长，但他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一共有三百多部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

毫无疑问，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他的中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强调真实性，紧密地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反对那种“只讲真实”的自然主义。所以，我们称他为现实主义也许更为恰当。

莫泊桑的小说主要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主，多是讲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小人物的故事。描写这些小人物在社会中被侮辱和践踏的痛苦遭遇，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残酷。他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控诉的。

在他的小说中，还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一八七〇年所爆发的普法战争，使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莫泊桑的小说无疑也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他的很多小说都是讴歌法国人民反侵略的崇高精神。

中短篇小说就像是一处精致的风景，相信读者在读过这部书以后，一定会从中领略到莫泊桑小说的独特魅力。

二〇一四年三月

西蒙的爸爸

时钟刚刚指向十二点，学校的大门就被推开了，孩子们一窝蜂似地涌出校门。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像往常那样各自回家吃饭，而是三三两两地站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窃窃私语。

原来这天上午，布朗肖大姐的儿子西蒙第一次踏进教室，来上学了。

他们经常听到家人议论布朗肖大姐。虽然表面上大家都一团和气，好像挺喜欢她，但是背地里，这些孩子的妈妈却对她既怜悯又瞧不起；孩子们显然也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弄不懂这其中的原因。

至于西蒙，他们与他则素未谋面，因为他从不迈出家门，也从没有和他们一起在外面玩耍过。所以，他们并不喜欢他；但是有一句关于他的话，却被他们带着兴奋而又好奇的心情相互传来传去。说这话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

“你们听说了吗？西蒙……他……没有爸爸。”

他边说边故作神秘地眨着眼睛，好像他所知道的远远不止这些。

这时，西蒙，也就是布朗肖大姐的儿子，也走出了校门。

他有七八岁的样子，脸色煞白，衣服整齐而洁净，腼腆得像个小姑娘，怯生生的。

他刚想转到回家的那条路上去，这时，那群议论纷纷的孩子们停止了说话，用挑衅的目光盯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坏笑，然后慢慢地逼近他，把他围在了中间。他有点吃惊，同时也有点胆怯，不知道他们想把他怎么样。刚才传播新闻的那个大孩子看到别人都已站在了他的

立场上，就傲慢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他低声答道。

“还有呢？”大孩子又问道。

“西蒙。”他心慌意乱地答道。

大孩子大叫起来：“不对！西蒙不是一个姓，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他急得都要哭了，又大声说道：“我就只叫西蒙，没有别的了！”

孩子们恶作剧地大笑起来，那个大孩子更是像得胜的将军，洋洋自得，向他们喊到：“这下你们相信了吧？他真的没有爸爸。”

孩子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大家都面面相觑。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小孩怎么会没有爸爸呢。孩子们感到迷惑不解，越发觉得眼前的这个西蒙简直是个怪物，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同时，母亲们对布朗肖大姐的莫名其妙的轻视，又使他们的心里更加深了这种结论。

可怜的西蒙，此时正把虚弱的身子靠在一棵大树上，以免自己晕倒；他觉得世界一下子变黑了，他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想大声向他们说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又无话可说，因为可怕的事实是：他确实没有爸爸。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歇斯底里地向他们喊道：“不，我有爸爸！”

“你爸爸在哪里？”大孩子紧追不放。

他哑口无言，因为他也不清楚。孩子们又开始高兴了，哄堂大笑。这些农村里的孩子此刻就像无情的动物一样，残忍地开着同胞的玩笑。这种无情，就如同母鸡发现窝里的另一只同伴受了伤，凶狠地扑上去想啄死它一样。这时，西蒙突然看见了邻居家的小孩，她妈妈是个寡妇。他觉得他跟自己一样，也只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就指着对方说：

“你不是也没有爸爸吗？”

“你胡说八道，”寡妇的小孩纠正道，“我有爸爸。”

“你爸爸在什么地方？”西蒙也穷追不放。

“他早就死了，”小孩自豪地说，“我爸爸现在躺在坟墓里面。”

孩子们嗷嗷地叫起来，表示称赞，仿佛爸爸躺在坟墓里是那个小孩 的骄傲，而没有爸爸则是西蒙的耻辱一般。这些小鬼的爸爸全是些 酒鬼、盗贼之类的坏人，而且不会善待他们的妻子。孩子们故意推推 搡搡，来挤西蒙，好像他们作为父母双全的孩子就应该把这个来路不 明的小家伙教训一下似的。

一个站在西蒙面前的孩子，突然伸出舌头做着鬼脸，讥笑地喊 道：“你没有爸爸，你没有爸爸。”

西蒙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双手撕扯着他的头发，用尖利的牙齿咬 他的脸，脚下还不停地踢他。一场斗殴开始了。等孩子们把他俩拉开 时，只见西蒙衣衫破烂，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小家伙们站了一圈又 鼓掌又叫好。西蒙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土，就听有人冲 他喊：

“回家告诉你爸爸去呀！”

他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承认自己失败了，他们成功了，因为 他无法反驳自己没有爸爸的事实。强烈的自尊心使他热泪盈眶，他想 忍住不哭，但发现办不到，只好低声地抽泣，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孩子们又哄地一声全笑了，他们像过狂欢节似的，牵起手，把他 围在中间，边跳边喊：“你没有爸爸，你没有爸爸！”

西蒙突然停止了哭泣，他发狂地捡起脚下的几块石头，狠狠地朝 这帮嘲笑他的小鬼们扔过去。有几个被石头打中了，痛得抱头逃跑， 其余的也被他那可怕的表情吓坏了，都四散而逃，就像人群碰到一个 亡命之徒一样。

就剩西蒙这个没有爸爸的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突然，他也撒腿 就跑，因为他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并下定决心：投河自杀。

这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前的事。有一个以乞讨为生的人，因为穷 得叮当响，便跳河自杀了。人们把他打捞上来的时候，西蒙也去看

了。平时，西蒙总觉得这个可怜的人又难看，又不讲卫生，可是那时他的脸色白白的，长长的胡子湿漉漉的，双眼平静地睁着，表情显得安详而平和，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表情。旁边有人说：“他死了。”接着又有一个人说：“这下他找到快乐了。”西蒙也想像那个乞丐一样去死，因为他也像他一样可怜：没有爸爸。

他来到河岸边，望着河水发呆。清清的河水中，有几条小鱼正在游戏，它们有时敏捷地跃出水面，吞下正掠过水面的小飞虫。他看了一会儿，竟然忘记了伤心，因为鱼儿这样吃食太有意思了。但是，如同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树木还会被狂风吹动一样，“我要跳河，谁让我没有爸爸。”这个痛苦的想法还不时地侵袭着他的头脑。

天气很暖和，让人觉得心旷神怡。明媚的阳光照射在碧绿的草地上，河水闪闪发光。西蒙觉得短暂的快乐和哭过之后的疲劳，使他不由得想美美地在这暖洋洋的草地上睡上一觉。

一只小青蛙从他脚边蹦过来，他想抓住它，但是没抓到。他在它后面追着，又努力了三次但均告失败。终于，他抓住了它的后腿，看着它乱蹬着腿挣扎的样子，他乐得哈哈大笑。小青蛙收拢了两条大腿，又狠命一蹬，两腿像两根木头一样僵直在那里；两只鼓眼瞪得圆溜溜的；两只前腿像人的手一样不停地乱抓。这使得他不由地想起一种玩具，就是用两条小长木片交叉钉在一起，一推一拉地来训练钉在木片上的小人。后来，他又想起了家，想起了妈妈，一阵难过，又哭了起来。他身子颤抖着，跪在地上，就像每天晚上睡觉前那样做祷告。可是他根本做不下去，因为他哭得太伤心了，不停地抽泣，自然也没法平静下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对眼前的世界也视而不见，只是没完没了地哭。

忽然，一只强有力的手压在了他的肩上，一个浓重的嗓门在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小朋友？”

西蒙转过身，看见一个黑胡子黑头发的大个子工人正亲切地望着自己。他抹了一把眼角和嘴角的泪水，说道：

“他们欺负我……因为……因为……我没有……没有爸爸。”

“为什么？”工人面带笑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爸爸的呀。”

“可是……我……我没有。”西蒙强忍着抽泣，艰难地说。

工人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个孩子是布朗肖大姐的儿子；尽管他是新来的，但是关于她的事情他多多少少地听说过一些。

“行了，别哭了。”他说，“我带你去找妈妈吧，你一定会有……一个爸爸的。”

他们离开了河边，工人拉着西蒙的手。笑容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因为他很高兴去见布朗肖大姐，据说她是这里最漂亮的女人；或许他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失过一次足的女人难保就不再失足。

他们在一座清洁的小白房子前站住了。

“这就是我家。”孩子说着，又叫道：“妈妈！”

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工人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因为很明显，眼前这个个子高高的、脸色煞白的女人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她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好像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男人迈进这个小屋，因为她已经被一个男人抛弃过了。工人有点心慌意乱，手握着帽檐，吞吞吐吐地说：

“噢，夫人，我把您儿子送回来了，他在河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西蒙却抱住妈妈的脖子，边哭边诉说着：

“不是的，妈妈，我原打算跳河，因为有人欺负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这个女人满脸通红，心里隐隐作痛；她死死地抱着她的儿子，任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高个子工人站在旁边，心里感慨万千，却不知所措。突然，西蒙跑上前，问他：

“你当我的爸爸好吗？”

一阵沉默。布朗肖大姐靠在墙上，两手放在胸前，默默地忍受着

目 录

西蒙的爸爸	1
羊脂球	9
一家人	48
一个女雇工的故事	72
在一个春天晚上	90
泰利埃公馆	95
巴蒂斯特太太	122
女疯子	127
一次政变	131
骑马	141
在海上	149
珂珂特小姐	154
两个朋友	159
珠宝	167
米隆老爹	174
我的叔叔于勒	181
项链	190
索瓦热老太太	199

西蒙的爸爸

时钟刚刚指向十二点，学校的大门就被推开了，孩子们一窝蜂似地涌出校门。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像往常那样各自回家吃饭，而是三三两两地站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窃窃私语。

原来这天上午，布朗肖大姐的儿子西蒙第一次踏进教室，来上学了。

他们经常听到家人议论布朗肖大姐。虽然表面上大家都一团和气，好像挺喜欢她，但是背地里，这些孩子的妈妈却对她既怜悯又瞧不起；孩子们显然也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弄不懂这其中的原因。

至于西蒙，他们与他则素未谋面，因为他从不迈出家门，也从没有和他们一起在外面玩耍过。所以，他们并不喜欢他；但是有一句关于他的话，却被他们带着兴奋而又好奇的心情相互传来传去。说这话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

“你们听说了吗？西蒙……他……没有爸爸。”

他边说边故作神秘地眨着眼睛，好像他所知道的远远不止这些。

这时，西蒙，也就是布朗肖大姐的儿子，也走出了校门。

他有七八岁的样子，脸色煞白，衣服整齐而洁净，腼腆得像个小姑娘，怯生生的。

他刚想转到回家的那条路上去，这时，那群议论纷纷的孩子们停止了说话，用挑衅的目光盯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坏笑，然后慢慢地逼近他，把他围在了中间。他有点吃惊，同时也有点胆怯，不知道他们想把他怎么样。刚才传播新闻的那个大孩子看到别人都已站在了他的

立场上，就傲慢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他低声答道。

“还有呢？”大孩子又问道。

“西蒙。”他心慌意乱地答道。

大孩子大叫起来：“不对！西蒙不是一个姓，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他急得都要哭了，又大声说道：“我就只叫西蒙，没有别的了！”

孩子们恶作剧地大笑起来，那个大孩子更是像得胜的将军，洋洋自得，向他们喊到：“这下你们相信了吧？他真的没有爸爸。”

孩子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大家都面面相觑。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小孩怎么会没有爸爸呢。孩子们感到迷惑不解，越发觉得眼前的这个西蒙简直是个怪物，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同时，母亲们对布朗肖大姐的莫名其妙的轻视，又使他们的心理更加深了这种结论。

可怜的西蒙，此时正把虚弱的身子靠在一棵大树上，以免自己晕倒；他觉得世界一下子变黑了，他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想大声向他们说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又无话可说，因为可怕的事实是：他确实没有爸爸。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歇斯底里地向他们喊道：“不，我有爸爸！”

“你爸爸在哪里？”大孩子紧追不放。

他哑口无言，因为他也不清楚。孩子们又开始高兴了，哄堂大笑。这些农村里的孩子此刻就像无情的动物一样，残忍地开着同胞的玩笑。这种无情，就如同母鸡发现窝里的另一只同伴受了伤，凶狠地扑上去想啄死它一样。这时，西蒙突然看见了邻居家的小孩，她妈妈是个寡妇。他觉得他跟自己一样，也只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就指着对方说：

“你不是也没有爸爸吗？”

“你胡说八道，”寡妇的小孩纠正道，“我有爸爸。”

“你爸爸在什么地方？”西蒙也穷追不放。

“他早就死了，”小孩自豪地说，“我爸爸现在躺在坟墓里面。”

孩子们嗷嗷地叫起来，表示称赞，仿佛爸爸躺在坟墓里是那个小孩 的骄傲，而没有爸爸则是西蒙的耻辱一般。这些小鬼的爸爸全是些 酒鬼、盗贼之类的坏人，而且不会善待他们的妻子。孩子们故意推推 搡搡，来挤西蒙，好像他们作为父母双全的孩子就应该把这个来路不 明的小家伙教训一下似的。

一个站在西蒙面前的孩子，突然伸出舌头做着鬼脸，讥笑地喊 道：“你没有爸爸，你没有爸爸。”

西蒙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双手撕扯着他的头发，用尖利的牙齿咬 他的脸，脚下还不停地踢他。一场斗殴开始了。等孩子们把他俩拉开 时，只见西蒙衣衫破烂，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小家伙们站了一圈又 鼓掌又叫好。西蒙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土，就听有人冲 他喊：

“回家告诉你爸爸去呀！”

他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承认自己失败了，他们成功了，因为 他无法反驳自己没有爸爸的事实。强烈的自尊心使他热泪盈眶，他想 忍住不哭，但发现办不到，只好低声地抽泣，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孩子们又哄地一声全笑了，他们像过狂欢节似的，牵起手，把他 围在中间，边跳边喊：“你没有爸爸，你没有爸爸！”

西蒙突然停止了哭泣，他发狂地捡起脚下的几块石头，狠狠地朝 这帮嘲笑他的小鬼们扔过去。有几个被石头打中了，痛得抱头逃跑， 其余的也被他那可怕的表情吓坏了，都四散而逃，就像人群碰到一个 亡命之徒一样。

就剩西蒙这个没有爸爸的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突然，他也撒腿 就跑，因为他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并下定决心：投河自杀。

这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前的事。有一个以乞讨为生的人，因为穷 得叮当响，便跳河自杀了。人们把他打捞上来的时候，西蒙也去看

了。平时，西蒙总觉得这个可怜的人又难看，又不讲卫生，可是那时他的脸色白白的，长长的胡子湿漉漉的，双眼平静地睁着，表情显得安详而平和，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表情。旁边有人说：“他死了。”接着又有一个人说：“这下他找到快乐了。”西蒙也想像那个乞丐一样去死，因为他也像他一样可怜：没有爸爸。

他来到河岸边，望着河水发呆。清清的河水中，有几条小鱼正在游戏，它们有时敏捷地跃出水面，吞下正掠过水面的小飞虫。他看了一会儿，竟然忘记了伤心，因为鱼儿这样吃食太有意思了。但是，如同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树木还会被狂风吹动一样，“我要跳河，谁让我没有爸爸。”这个痛苦的想法还不时地侵袭着他的头脑。

天气很暖和，让人觉得心旷神怡。明媚的阳光照射在碧绿的草地上，河水闪闪发光。西蒙觉得短暂的快乐和哭过之后的疲劳，使他不由得想美美地在这暖洋洋的草地上睡上一觉。

一只小青蛙从他脚边蹦过来，他想抓住它，但是没抓到。他在它后面追着，又努力了三次但均告失败。终于，他抓住了它的后腿，看着它乱蹬着腿挣扎的样子，他乐得哈哈大笑。小青蛙收拢了两条大腿，又狠命一蹬，两腿像两根木头一样僵直在那里；两只鼓眼瞪得圆溜溜的；两只前腿像人的手一样不停地乱抓。这使得他不由地想起一种玩具，就是用两条小长木片交叉钉在一起，一推一拉地来训练钉在木片上的小人。后来，他又想起了家，想起了妈妈，一阵难过，又哭了起来。他身子颤抖着，跪在地上，就像每天晚上睡觉前那样做祷告。可是他根本做不下去，因为他哭得太伤心了，不停地抽泣，自然也没法平静下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对眼前的世界也视而不见，只是没完没了地哭。

忽然，一只强有力的手压在了他的肩上，一个浓重的嗓门在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小朋友？”

西蒙转过身，看见一个黑胡子黑头发的大个子工人正亲切地望着自己。他抹了一把眼角和嘴角的泪水，说道：

“他们欺负我……因为……因为……我没有……没有爸爸。”

“为什么？”工人面带笑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爸爸的呀。”

“可是……我……我没有。”西蒙强忍着抽泣，艰难地说。

工人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个孩子是布朗肖大姐的儿子；尽管他是新来的，但是关于她的事情他多多少少地听说过一些。

“行了，别哭了。”他说，“我带你去找妈妈吧，你一定会有……一个爸爸的。”

他们离开了河边，工人拉着西蒙的手。笑容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因为他很高兴去见布朗肖大姐，据说她是这里最漂亮的女人；或许他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失过一次足的女人难保就不再失足。

他们在一座清洁的小白房子前站住了。

“这就是我家。”孩子说着，又叫道：“妈妈！”

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工人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因为很明显，眼前这个个子高高的、脸色煞白的女人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她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好像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男人迈进这个小屋，因为她已经被一个男人抛弃过了。工人有点心慌意乱，手握着帽檐，吞吞吐吐地说：

“噢，夫人，我把您儿子送回来了，他在河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西蒙却抱住妈妈的脖子，边哭边诉说着：

“不是的，妈妈，我原打算跳河，因为有人欺负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这个女人满脸通红，心里隐隐作痛；她死死地抱着她的儿子，任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高个子工人站在旁边，心里感慨万千，却不知所措。突然，西蒙跑上前，问他：

“你当我的爸爸好吗？”

一阵沉默。布朗肖大姐靠在墙上，两手放在胸前，默默地忍受着

羞涩的折磨。孩子得不到工人的回答，又说道：

“你要是不答应，我还会去跳河的。”

工人开玩笑地说：

“我当然同意做你的爸爸。”

“那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孩子天真地说，“要是他们再问起我的爸爸是谁，我就可以回答他们了。”

“菲利普。”工人说。

西蒙默默地把这个名字牢记在了心里，然后他举起双手，无比快乐地说：

“好啦！菲利普，现在您是我的爸爸了。”

工人抱起了孩子，冷不丁地在他脸上吻了两下，又放下他大踏步地走了。

次日，西蒙去上学。等着他的还是冷嘲热讽。放学后，那个大孩子又想拿他开心，但被他硬梆梆地扔过去一句话：“我有爸爸，他的名字叫菲利普。”

四周是一片兴奋的叫嚷：

“菲利普是个什么人？……他姓什么？……他是从哪冒出来的？”

西蒙不理他们，他信心十足，冷冷地看着他们，他宁可被打死，也不想在他们面前退却。校长出来赶走了那帮小鬼，他才回到了家。

接连三个月以来，工人菲利普总是出现在布朗肖大姐家旁边，有几次，他发现她坐在窗前干活，就壮着胆子过去跟她闲聊。不过她始终很客气，从来不笑，也从来没让他进过屋。但是，男人嘛，总是有点自我感觉良好，他始终认为她在对他说话时脸比平常更红。

然而，人的名声一旦被破坏了，就很难再变好，就算又变好了，也是不堪一击的。布朗肖大姐尽管一直都很小心，还是免不了被人说闲话。

西蒙则很喜欢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晚上，在工人下班后，他都要和他一起去外面走走。他还是按时到校，板着面孔在同学们中穿

过，却不同他们说话。

但是有一天，那个罪魁祸首的大孩子又对他说：

“你骗人，你没有爸爸，他也不叫菲利普。”

“你凭什么这样说？”西蒙生气地问。

大孩子一脸得意，他搓着两只手说：

“因为，他要是你的爸爸的话，那也就应该是你妈妈的丈夫。”

这可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西蒙一下子愣住了，但是他一再重申：“反正他就是我爸爸。”

“也有这个可能，”大孩子不屑一顾地说，“只是，他还算不上是你真正的爸爸。”

西蒙耷拉下了脑袋，满腹心事地来到了卢瓦宗爷爷的铁匠铺。他来找菲利普。

铁匠铺在树林的中间，里面光线很暗，只见大炉子里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照着五个赤膊的人，他们正在叮叮当地打铁。这些人好像火里的怪物一样，只有两只眼睛亮晶晶的，瞪着烧红的铁块，思想却仿佛停滞了一般，只随着铁锤的起落动一动。

西蒙的进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径直走到菲利普跟前，伸手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菲利普转过身来，别的人也停下了手中的活，都转头看着他。紧接着一阵沉默过后，西蒙高声说：

“菲利普，米肖大婶的儿子刚刚告诉我，您算不上我完全的爸爸。”

“什么原因？”工人问道。

“因为他说你不是我妈妈的丈夫。”孩子认真地说。

没有人发笑。菲利普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的双手握在直立在铁砧上的铁锤上，前额压在双手上。他在想问题。其余四个人都看着他。西蒙在这些高个的铁匠中显得更小；他急切地等着他的回答。忽然，其中一个人对菲利普说：

“无论如何，布朗肖大姐是个纯朴本分的好女人，虽然她有过不